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之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昇增參

男　埭　墉　挍

桓公一　孔疏史記名允世族譜亦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以桓王九年即位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經　與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註嗣子位定于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歲首必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疏云歸罪寪氏詳言不與賊討而用常禮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弒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按衛地集傳桓以篡而修好于鄭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近垂地名　○秋大水　書災也　○冬十月

傳　元年春公即位　按隱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桓欲掩弒君之惡而儼然即位不知討賊寪氏通國皆知

汪云鄭莊餌此機會託名璧假隱然實有負也

君弒也　修好于鄭按傳見盟越爲公志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按卒易者謂終前此易祊田之事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故隱其實不言祊借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用非久易也按爲周公祊言爲祀周公易祊田故也

桓弒隱而以繼立赴諸侯于隱之葬實未成禮史于桓書即位隱不書葬紀其實也其在九伐之法當伏罪於賊殺其親之科而魯之臣子勢無能爲斯時強國莫如齊鄭且與隱最暱盟會之好久矣乃鄭以許田邀魯即以此賄鄭遂爲越之盟而位定若齊僖方以愛女事弒君之賊又安望其聲罪致討哉然而鄭伯拜盟早啟渠彌之矢公子逆女遂償拉幹之車吾猶恨不以高伯之轘轘羽父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集解〕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偏見祊盟曰渝盟無享國。渝變也歸義得許田然後盟否則雖爲垂之會不盟也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杜解〕廣平曰原〔集說〕陰[illegible]逆惡之氣所感也

冬鄭伯拜盟〔傳說〕盟傳言拜猶拜尋拜嘉之類非必君身親之杜註誤

宋華父督戴公孫見孔父孔子六世祖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

所持已有終者殺孔父之心以誅臣非殺邪也

〔經〕辛未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illegible]〕孔父稱名君前臣名殤公弒莊公馮立。滕子來朝〔發微〕滕薛杞三國力既不足禮亦不備或以侯歷朝或以子男會經筌滕以侯爵降稱子杞以公降稱侯伯子辭以侯降伯皆自降也非時王黜之且以卒葬考之書卒以外赴而葬者自我會之三國之君書卒皆曰伯子自赴而赴于我也書葬曰公知非他人降之。三月公

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杜解〕稷宋地〔管見〕若曰宋之亂皆始之而成之者四

篇云特出實
將先淅殺叙
以下半篇串
說上小篇是
倒裝抹亦精
叙法

國之君也方【解】開闢來其大之變宋之亂成而天下萬世之亂成矣故聖人懼而特書賞懸不曰平而曰成應從服其罪氏作成就解傳言州吁欲以亂成節此成字也後來亂賊託會與國以免討皆以成亂爲平亂而公行無忌兵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周公廟也郜音告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按十二年曲池之會亦稱杞侯凡三見至莊二十七年始稱伯

○蔡侯鄭伯會于鄧蔡邑疏云賈服以鄧爲國鄧國去蔡甚遠蔡鄭懼楚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入杞弗地曰入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釋例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蓋不敢自同于正君書勞策勳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拔思宋非殺孔父意在弒君而及其臣臣爲君死也張注所以著其節也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在經十一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孔

月云一已字丁勤先字下照燈字一氣急遽早牒名已定一弒之後百凡安節殊懈露無一準矣

父嘉孔父字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按公親其事何待告說見隱四年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于郜按傳二十年郜子來朝不知滅于何時郜有南北二城北為郜國南為宋邑俱在山東城武縣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集傳向也合五國以成州吁以說于討今合四國之君以立督遂相宋莊弒君之禍跡接于天下

或曰宋殤連年黷武民不聊生何以不從此敘起愚謂正賊臣假以為辭者其無君之心不係乎此也若先敘此則似其君自取于賊臣反寬故先說督之淫凶令讀者髮指啖氏謂公羊有義形於色之言左氏緣飾為女色叔佐之謬至此孔父生而存公不可得而弒孔父死而空無人矣皆體經義為之也本公羊宋之

臣民以弒君殺大夫告則曰塈諸侯之討竝也。四國受賂立賊。亂賊公行矣。督不氏。與宋萬同。督未去位。且非君。何以言立。立其後也。疏迆世本云戴公生好父說。說生督。是說爲公子。督爲公孫。華父者督字也。四國受賂。思厚報督。故逆馮而胥之。立華氏一宗。即以督字爲其子孫之氏。又不拘以王父字爲氏也。二百餘年世專宋政。馴致華亥南里之叛。宋幾亡。四國之詒禍烈矣。

督厚交四國。力足以制其君。後此莊公諸過惡。皆督所爲。傳未嘗一字及督。縱于此篇一相字括之。

或曰督安知不與馮謀而弒。不書馮何也。曰馮不討賊。謂黨賊則可。而公羊直以馮弒與夷。夫以督之無君。加以殤之不仁。雖無馮猶弒。傳著督有無

此以一正一反文守前一幾希德義違並從而服德則百官戒懼俱是塞違下根以滅德立進並提攜入賂器用其若之何作成持見度汝銘明文物之太廟以此違亂之物而污賄之也昭字正與滅對違昭則德滅結語發收續臧孫即

君之心三語經義旨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孫達魯大夫僖伯子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疏云結蒲爲席置于玉路之中以茵藉○越戶括反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子洛反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鞸以蔽膝也珽玉笏也○他頂反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疏云幅偪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若今行縢舄複履○幅音逼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紞丁敢反紘獲耕反綖音延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率音律鞞補頂反鞛布孔反削音笑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鞶音盤游音留帬音羣昭其數

辭極洽也

又云前半大作鋪排後用簡峻並須之語總勢相配

汪云國家四語拓開文氣一縱歸合部内又宕開一層借實描形狀述一段刪出正意却用追求不盡有一九肆

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己相戾）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鍚音揚）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又周官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附法邪也）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按雒邑即今河南洛陽縣城內西偏）公不聽。周內史（周大夫官也）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

之以德。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納賊賂于大廟其如祖宗怨恫何而哀伯不一之及但言百官義士何也。春秋弒君之賊首見于衛而國人未和石碏一書而二雖授首桓所稔識之近事也隱之讓德人無不知而尙秉周禮如衆仲臧孫哀伯輩猶有存者羽翼未成桓之惡也故以許田賂鄭鄭盟而一發振矣然而叢求衆也稷之會既得鄭又增一齊一陳更得一宋於是嬌結既固高枕無憂而以賂鼎寘之大廟以示羣臣孰敢侮予乎哀伯之諫歷叙聲名文物俱從大廟上設色而與祖者于不言一則曰臨照百官再則曰明示百官可謂深中其隱以見滅德立違威脅臣僚而百官中有羽父輩督其人

允而殺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而遷于洛本非弒君也義士猶曰以臣弒君況以弒君之人受弒君之賂節不畏百官豈不畏清議乎周內史以逆字坐桓公可謂一字斧鉞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杞姒姓夏禹之裔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始見春秋遷東山曰杞國貧玉帛之將不能備數又以先代之後恥自貶損儼然以侯伯成禮而還以是爲不敬也遂謀伐之弒君之賊天王不敢問諸侯不能討黨羽既盛得意而驕陵小侮弱遂出于情理之外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按史記楚世家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伐隨隨人請王室尊吾號不聽怒而自立爲武王伐隨在桓六年稱王在桓

八年（按疏楚國芈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熊曾孫熊繹於楚今湖廣江陵縣）

荆楚居國南鄉亂則先動治則後服蠻夷之一種也詩六月之序曰小雅俱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況平桓之世乾綱解紐諸侯不臣蠢爾蠻荆能無熾乎故自此以前之春秋天下無一人知有天子自此以後之春秋天下無一日不患蠻夷楚氛惡而天下雲擾矣傳未著其發一卒滅一國而曰始懼楚也氣燄憑陵使人不寒而慄

九月大杞討不敬也（按僖公時杞來朝而入杞傳亦曰杞不共皆言不能備禮耳）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莊隱惠之好）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義歸公穀皆言危殆恐爲戎討也苟克能討賊聖人猶幸之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按反行自行役也飲至告至而飲酒于廟也舍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

此下命名論凡兆亂從微晉之夫人叙起婦人受出子後兒從婦言宮以出斗

于祭紀有功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爾注此魯史書法陳氏以筆削求之誤桀

杞弱則晉以兵。戎強則遜以禮。比事以觀亂賊之行也。凡公行以下。釋史官書至書會書地之例。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程邀意取子戰相仇怨林經穆侯七年伐條以是年生大子文條按條晉地今山西安邑縣有中條山。音泰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意取能成其衆經穆侯十年戰千畝有功以其年又生子千畝地名今山西介休縣有千畝原師服晉大夫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又易禮義日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

此千禍國兆其必亂兩投何兩家設斷末段門以從然後見師服之言乎千古

馮云前段用整對中段用斷而結句復相配其年其年系甚用[illegible]

有此言妃芳非反○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于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宮設人君命大子之名臣下覩之為輕重漢武名鉤弋之門為堯母江充遂謂殺戾大子可知命名當慎惠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史記年表曲沃大於國晉亂自曲沃始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衆子也大夫有貳宗○適子為小宗次者為貳宗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分扶問反衰初危反○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覬音冀覦羊朱反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在甸服背惠之三十年晉潘父晉大夫弒昭侯文侯子而納桓叔不克晉

人立孝侯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桓叔子伐翼晉國所都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哀侯于翼按王舍翼侯立其子而翼侯又立于鄂當此哀晉豈容父子分國據史記莊伯弑孝侯晉人立孝侯之子郄為鄂侯六年卒立其子光為哀侯不敬王廢立事蓋王立光在隱五年之秋而鄂侯之立在六年則光請于王避位矣故史還畧之傳文有當補者此類是也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按今山西翼城縣東南有熒庭城即陘庭也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陳傳于此見傳追書之體按末段結言晉之亂歷世未艾而師服所言指不爽

此一則曲沃世家。以補經之未備。穆當宣王之世。西周全盛之時。而以少匹嫡。積成亂階。師服之諫、所包者廣。杜云因名諷諫、而陸粲以為黍稷之談者、謬也。桓叔受封、年已五十有八。黨羽既盛、欲廢昭立叔久矣、而國人不與、潘父

雖因為叔擇一大都。師服深明尾大不掉。已知桓叔之必叛也。昭以欒賓傅沃。留冢之子共叔于晉。如為質然。此則昭之誤也。

經 壬申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按桓之篇正月不書王者十有三杜氏謂周不頒歷胡氏駁之而謂以桓之篡弒故不書趙氏曰非以一國一人之事乃以天下之無王也桓弒隱督弒宋公陳佗殺大子王師敗于鄭鄭突篡兄荊楚僭號無王甚矣故不書王竊未敢以為然也聖人作春秋正以列國無王荊楚僭王故加王于正治以王法而反去其王乎且十二公之書春而不書王正月者多矣豈皆此五國為之也左氏于經不書即位不書朔不書公無不發明其義豈無王如此之久而反置之可知作傳之時春王正月本為全文秦火之後簡編斷滅傳寫者脫之也嬴齊邑今山東泰安州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程歷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按蒲衛地今直隸長垣縣治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

前稍來

汪云逆稱故
先退回

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于所不見

○公子翬如齊逆女按禮使卿逆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已去齊國故不

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讙魯地按山東肥城縣

公會齊侯于讙本義公之行在齊侯而不在姜氏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告于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逆之公受之于讙 冬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有年五穀皆熟書有年劉傳以喜書也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杜解魯隱十年晉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

代立是爲曲沃武公韓萬杜解莊伯弟御戎○僕也梁弘爲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

隰汾水邊驂絓而止杜解驂騑馬哀侯驂絓于木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桓叔之傅

欒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名術所奉之主故并見殺而死按欒晉地晉大夫欒氏封邑今直隸欒城縣

會于嬴成昏于齊也杜解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文姜前欲妻鄭忽今欲妻魯桓忽去之惟恐不遠桓成之

公不自送雖故且然見[illegible]送之

惟恐不速蓋盜據君位故汲汲連姻于齊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按命辭命也謂以言辭相結好也林注作王命之命誤矣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按二年入杞故今求成歟作亦以桓皆于齊思避齊難故同爲此會自此會後杞降而伯且子矣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稱翬逆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按稱公子史以爲嘉禮修好于先君故也劉氏謂非修好而稱公子者甚多不知史特別乎翬帥師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按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

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疏云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

凶人而與昏禮故翼逆女而彭生乘公毋弟而數膺使命故年席寵而無知作亂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illegible]爲明年秦侵芮張本按二國皆姬姓芮今陝西朝邑縣有芮故城魏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

芮姜其密康公之母耶抑獨孤氏之惡雲胎訓耶然逐之而別立君過矣明年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于是芮伯在秦者八年至桓十年而後納于芮一廢一興國之所傷已多婦人誠不足與謀或疑芮姜逐子自立然九年虢仲偕四國伐曲沃芮伯在焉杜氏芮更立君之說非無據也

經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渠氏伯糾名也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

傳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經郎非狩地故書時傳合讓陳揭桓不義將圖恐隣誅已故大閱狩郎以杪會之大野田獸之地郎近宋邪九年築郎囿遂爲田獵苑囿之地）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王何以三聘魯盡隱之譏無人不知固不疑其以弑報且桓自同于遭喪繼位意者王未聞其弑歟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故爲芮所敗 按秦嬴姓伯翳之後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今陝西漢水縣有故秦城）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爲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春秋大國爲諸侯患者莫如楚其次莫如秦據史記此秦寧公時也秦自僖十五年韓原之戰始見經蓋自穆以前告命不通于魯而傳紀其事實始于此以其有從王討亂之美也秦欲討芮爲芮所敗請王師圍魏以芮伯歸將納之桓十年復芮伯于芮雖其時寧公已卒繼以出子三父之亂然不可謂非義舉也至穆公而窺中國襲鄭滅滑諸夏受其患矣

經 甲戌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弟佗殺大子免自立。夏齊侯鄭伯如紀紀甥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子大夫稱仍叔之子本于父字。葬陳桓公。城祝丘齊鄭將襲紀故祝邱紀地按山東沂州境。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爲伐鄭之君從之辭也王師敗不

可云史並存之孔子何惟而知其卒於何月

書不以告。〇大雩。音于。〇螽。蚣蝑之屬。為災故書。〇冬州公如曹。不書弃說祇出也。為下實來書也。疏云州國名姜姓。按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州國今山東安邱縣有淳于城。曹國今定陶縣。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桓公弟五父也。殺大子免。桓公大子。音問。而代之。杜解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按史記以躍冊爲佗母以佗爲厲公躍爲利公皆誤。而其敘鮑卒則曰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獨與傳合。知傳再赴之言非無據也。甲戌己丑相距十有六日。趙氏云此史氏傳疑之法。亦所以避不敏也。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〇爲明年會成起意。林氏莫潛于志。

齊鄭忽朝于紀。不待智者而知其譎。紀人却二國之陰謀。不知費幾許調停。傳不能詳也。

經書從王伐鄭尊王也尊王所以著鄭生之惡也[illegible]馬子師其畏而從鄭其詳子元一段是謀陳伯一段也陳是戰于徐將可直於三[illegible]之有忽指分[illegible]而鼓說上文于之落落而[illegible]處皆公師收王傷浮不[illegible]于而門將三[illegible]未影師伯從容閑劣其見忠得負謝而王一面伯橋雖假皆隊聚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按王但數其不朝之罪棄其前惡明示以易從秋。王以諸

侯伐鄭。宋氏濂曰伐鄭克仲康之師也而鄭伯禦之。按只此四字生當服上刑王為中

軍。虢公林父王卿士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周桓公將

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鄭公子請為左拒。方陳也以當蔡人衛人。

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支持也既而萃于王卒。可以

集事。從之。萃聚也集成也曼伯檀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

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

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葛。鄭地繻音須

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作會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按說文以旝為發石機作發

石車引此為證非也。旝古外反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

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收兵自退夜。鄭伯使祭足祭仲名仲字仲足勞王。且問左右。林解勞王問左右皆恭而無禮之辭

此與交質輩相似而不同。彼則天經地義。姑負不言。此則以陵天子三字作斷。從鄭伯說出。即鄭伯之爰書也。桓王率三國伐鄭。斯時陳佗方藉鄭力。弒太子有國。其從王師。不過勉强應命。否則恐王之討已也。子元獻攻瑕之策。曰莫有鬪心。言億我而莫敢鬪也。觀蔡衞不支。知二國猶爲王敵愾。而陳則甫接刃而棄甲矣。蔡衞之奔。王卒之亂。皆出于此。然則王何以用陳師。徵兵列國。皆與鄭黨鄭。無一

至者其不得已乎然計亦疎矣及併力攻王王卒大敗猶欲奮逐寤生思及名義斂槍收兵嗚呼陵天子至此而猶云不敢乎哉傳寫王分三軍儼然盛世王師氣象而賊子亂臣獻謀布陣寤生之罪無可容　九伐之權出自諸侯大夫春秋所由作也大書三國從王伐鄭征伐自天子出諸侯用命二百四十二年從未有乾綱之振如此者乃至一敗不起先儒謂鄭不朝王罪止削地貶爵王置宋魯弑君之賊而親伐鄭故王不稱天非也方整澂曰幽平之後欲振既墜之王綱惟先之以征誅而征誅之行莫急于討鄭鄭為王室近親何服之伯王朝卿士也王崩之次月輿師以伐王鄙其罪乃九伐之法所未有也王固知其力之

不勝故繼序十有四年而不敢聲言其惡至傳軌之弑受賂而與之盟宋督之弑復衆會以成其亂此不能正更無以取邦國矣王之伐鄭謂鄭莊每假禮讓以濟其私王雖不禮猶挾齊以朝取其私田亦未敢拒命故親率三國討焉冀其屈于大義而修辭請罪因而撫之以釋前怨責後效庶幾王靈少振不料其抗兵而無所忌也且桓王討伐非盡不能行也惟不行于魯宋以鄭莊怙亂而齊爲之輔耳莊王谿牟之立鄭齊魯抗王師而納朔使桓王初年遑討魯宋則齊恥于外而鄭起于內王室之憂及宗社矣故咎桓王之不能修明德政以繼文武可也而謂其不當伐鄭遏亂賊于不問非其實也

仍叔之子弱也糴至來聘在夏釋在秋伐鄭役者由下重言秋錯誤也林云久留在魯過矣經至王將伐鄭徵兵也按譏世卿譏父在子代使譏孫子將命供于弱也二字見之弱猶云少不更事耳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注解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穀雨○見音現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眾故烝祭宗廟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注解淳于州國所都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經乙亥六年春正月寔來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也○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案前年齊鄭如紀故成魯地今山東寧陽縣境○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按陳人立太子免之長弟躍是為厲公莊之篇傳云陳厲公蔡出也蔡人殺五

父而立之襄之篇子産云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自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此皆補前傳所未及也然則佗弑太子倚鄭以爲援厲爲桓子理當有國蔡人可謂不畏强禦矣故經以討賊予之○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注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張注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成二年王曰所使撫予一人而鞏伯寔來今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畧之也按傳上文言州公雖朝于曹其實來奔耳如以實爲州公之名與上文不屬何由知爲州公

州公失國傳知其亡而不知其由亡○中原小國顛連無告至此國危不復又別立君故聖人變文書之

楚武王侵隨按國名姬姓今湖廣隨州有隨城補注自熊通以上楚未與曾通傳載其志在兼併諸夏見中國不可無霸使蘧章杜解楚大夫○蘧于委反求成焉軍于瑕隨地以待之隨人

陶云先人歧謂隨[illegible]兄弟之國耶不知猜疑師二名

[illegible]中出之有[illegible]可以故一曰明破

陶云忠民信神者作批摘想後逞發乃恭特以

使少師隨大夫董正也成鬭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父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自侈大猪亮反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率音律且子余反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楚偽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不虛稱君美信也今民餒而君逞快也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

楚人以小國誘爲主於梁以觀見則爲實以成民爲主成民二字正治國綮戎大主勝百則進有兄弟之因緣於世故小人有一層事正治于後一層乘而言下之大根本衆人同不識也如以親兄其爲主測手深似馬縛之緩耳其類料事將同而君子小人品格天淵無以見矣

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稷曰粢在器曰盛○牷音全腯徒忽反對曰夫民神之主也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廣也碩大也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畜許又反瘯七木反蠡力果反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餒也君雖獨

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
而修政楚不敢伐
一部春秋不越尊周室攘荆楚兩言楚何以攘以其僭王
猾夏而已開端大書曰楚武王侵隨而二罪並著三代天
子皆稱王無二王也成王封熊繹于楚傳至熊渠僭王子
夷王之世至厲王時畏而去號厥後東遷熊通殺太子自
立復僭爲王即楚武王也據史記楚世家桓八年熊通稱
王合諸侯于沈鹿終春秋末之改雖其間有子文孫叔敖
子西沈諸梁之賢王孫圉觀射父子革倚相之淹博無能
明大義守臣節則愈有功于其國愈得罪于天王亦何足
取哉周封諸侯八百江漢之間犬牙相錯自熊渠濲陘澨

滅揚粵至于鄂人春秋滅國無慮百跡伯比之苗裔已駸駸乎有席捲天下之勢夫儼然居天子之尊而自肆攘滅我諸姬此亂臣賊子之虎而翼者也故赤狄白狄北戎姜戎陸渾之屬有時竊發而未嘗稱王徐子吳子越子雖稱王于濱海而未嘗殘滅小國如此之多兼之者惟楚矣而郝氏敬毛氏奇齡謂聖人未嘗攘楚不亦謬哉傳著是篇明其僭王猾夏之大旨如此　人君守國民為貴社稷次之故忠民信神已盡修政之道而意寔重民隨侯撤過忠民自謂粢盛豐備詎知民乃神之主神降之福以成民之故凡一牲一盛一醴皆成民所致而民之成在務三時修五教親九族也節節將信神收入成民上養教全備斯謂

之成猶恐勢力單弱又必親兄弟爲脣齒務不爲强暴所陵然則小人之狡謀未嘗不在君子犀照中而君子自有自治一著在此一篇王道文字儼然謨訓之遺而若巴若鄧若絞羅貳軫等皆坐不知修政而自取滅亡也

夏會于成紀來諸謀齊難也（杜解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言諸又言謀齊之禍棘矣紀之情至矣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按傳稱大子明忽爲世子序當有國）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杜解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使魯爲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班齊餉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說春秋之初以周班後鄭春秋之末非天子不伯首可知魯秉周禮）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

此云別段敘
忖遊行少後
段敘因餘節
皆不一施筆
固點綴於了
辭皆數敘作
陪率性倒插
後出以附之
極起伏斷續
之妙

年

公之未昏於齊也（按傳提出桓公見文姜禍皆忽辭爲幸）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辭婚之義此可爲擇婚之法）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言求福由己）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附注此亦美鄭忽之辭非刺其謀不及圖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于民）遂辭諸鄭伯（按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至從娶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辭之）

全神注在鄭忽奔衛見辭昏非失策而奔衛爲失策也藉昏姻之故求援大國君子恥之安得以此爲譏傳敘齊偕與忽親厚而別寓惜之之意蓋齊鄭石門之盟二十餘年

昔子與之毀
存段口盡

不棄夙好至此而功爛爲故始邾文姜繼葬齊女脅之嚬之如故也忽之失國由不棄素所親厚之齊而棄衛故傳詳敘以見忽之自失其援或曰辭昏能必僖之見助乎曰此忽之所以不至齊也然忽誤矣僖之妻忽利忽爲已用耳蓋僖之愛女莫如文姜而一爲紀謀卽有郞之師其後縱不與婚通一使若子忽則忽奔而齊再伐鄭納突而齊不與謀卽至襄公猶能轘渠彌以正其弒忽之罪齊之能爲忽用也明矣

秋大閱簡車馬也〔注〕懼鄭忽怨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擧之接以大牢〔杜〕牛羊豕也禮正

傳氏曰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禮接見太子之卜士之妻爲乳母

五有字提起
三以字二取字先正說
五不字起段說
撤撤二記名道寫主腳

食音嗣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于外寢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
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接邑承用禮求其一也公問名於申繻魯大夫對曰名有五
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系縱以生而有文在
其手因命為名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邱取
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
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疏云若以他國為名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不須廢名不以官○不以山
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辟不祥也不以畜牲六畜不以器幣○幣玉帛周人以
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
廟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親大毀以往未有諱法諱始于周子生三月為之立名將久必
將諱之謂死後乃諱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
廢主改其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名猪則廢猪名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

馮曰有此三說氣方略

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是以大物不可以

先君獻武廢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

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

文姜歸魯三年而子同生十有五年而如齊其時莊公年

十三矣尚有齊侯之子之嫌哉乃知同非吾子乃公羊之

謬言即展我甥兮亦詩詞之偶及傳云以太子之禮舉之

一言盡之矣啖叔佐云君嫡子生以太子之禮接之則史

書其不書者以非嫡子或生于未即位之時也或曰文公

子惡出姜所出何以不書蓋文公溺情婦至不告于廟子

惡之生不以太子之禮舉之故惡弑而國爲嬖孽所奪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經書紀小國抗然以侯體朝其

朝齊亦然不及杞滕薛之自貶矣

王使賈聘于魯。魯非無寵也。紀侯屢謀齊難。桓非不恤紀也。蓋繻葛之戰。王靈替矣。齊方虎視而王欲以一言令之氷釋必不能也。故不得已而爲逆后之計。

經 丙子 七年春二月巳亥焚咸丘徑選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按咸邱魯地今山東鉅野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按穀國今湖廣穀城縣鄧國曼姓今襄陽府東北有鄧城

傳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徑選僻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按諸侯不生名公穀謂之君失地故名衛贊𡘋謂越東僻楚遠朝惡人卒至滅亡故名然失地出奔安得吉朝晉桓諱討安知其惡蓋辟遠之國自以名通非國君之彊故史例賤之同于介葛盧倪黎來書名然猶行朝禮也若介葛盧則并不能朝矣故沒其爵不著其朝皆舊史之例也經書夏傳言春蓋在三四月之交耳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杜解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王城按今河南洛陽縣西有郟鄏陌

王以十二邑與鄭。盟向與焉。鄭遽受之者以爲已之兵力足以嘗取之也。而盟向不忘蘇氏。終不能服。于是鄭率二國之師伐之。盟向之民嬰城固守。寧與俱燼。而必不肯服不義之鄭。王于是徙其民于王城。以其地歸之。

冬曲沃伯武公也誘晉小子侯哀侯子殺之。

曲沃既弱哀侯殺之矣。國人又立哀侯之子小子侯。至此又殺之。孺子何辜。乃膏曲沃之刃。

讀左補義卷之三終

讀左補義卷之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叅

男 璩 塏 挍

桓公二

經 丁丑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杜解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稱簽命卿主者也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衛簽儀父知義者也閒有逃千乘之心則即位三月而來盟桓有篡逆之惡則定位六年而不至今伐之終不即至也 ○冬十月雨雪 今八月也書時失按今十月雨雪不得為異可正春秋用夏正之謬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畧輕

[illegible]

傳八年春滅翼杜解曲沃滅之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杜解釁瑕隙也無德者寵國之釁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楚地按今湖廣鍾祥縣東有鹿湖池黃隨不會黃國嬴姓今河南光州西有黃城使薳章讓黃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請服也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遠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楚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杜解不當楚王不足言對敵乃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隨地隨師敗績隨侯逸逃也鬬丹楚大夫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爲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

乃盟而還

季梁一策怒我怠寇。卽城濮退三舍之策也。此則楚師未至先請下之益以驕敵偽敗衆攜卽雞父先敗三國之策也此則一國而分其堅瑕更屬分明隨之敗有謀不用也少師猶而仇有寵少師死而天去疾小人之死國所賴之

冬王命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補注不告不書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按桓王以隱三年立至此十六年早能自將伐鄭今始逆后疑亦繼娶也　天子使同姓主昏早已命魯矣非逆后時方有是命也以魯爲主人則當受主人辭命祭公來者既告于廟受命于魯以逆之也或責其不反命若反命仍

以王自主昏矣杜解甚明遂者迅速之謂祭公來魯受命遂逆紀逆之無所爲專也故傳以爲禮　公羊記逆爲生事穀梁謂遂爲繼事夫祭公因逆后來來而遂往紀以逆本非二事而何生事繼事耶蓋禮逆王后使卿而公監之祭公逆后劉原父以爲王輕使之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程解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昔作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射音亦

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程解爲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爾述例乃錄史舊法非魯主昏夫子刪之存魯主昏者以見義

巴子使韓服行人　杜解巴國姬姓按今四川巴縣　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

此役也致鄧張本楚與鄧今鄧[illegible]漢怨已爲之俘鄧人之攻皆連又楚[illegible]也車[illegible]巴[illegible][illegible]者鄧[illegible]鄧有鄭其實鄧雖强楚伐鄧之津遂明承天右按楚取汪云詳載分敘

使道朔（楚大夫）將巴客（韓服）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鄾鄧邑在湖廣襄陽縣東北有鄾城○鄾音憂）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言非鄾人所攻王氏左堅鄾人爲賊亂在內也鄧弗之治而又曲庇之長惡而儲大國其何能立且楚人亟延請國久矣）夏，楚使鬬廉（楚大夫）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皆師大夫○聃乃甘反）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孔逐鄧師三逐巴師楚巴不勝故鬬廉設雄以誘之）鬬廉衡（橫也）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按閒兩橫分巴師爲左右車而已陣楚師居中與鄧搏戰僞敗而走鄧師追之背巴師者直遇巴師之前也巴師合攻其後楚師反擊其前腹背夾攻因而大敗也）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荀賈皆國名疏云紹嬴姓世本荀賈皆姬姓晉大夫有荀氏賈氏蓋晉滅之以賜大夫呂氏曰以後五國皆不見傳盡爲大國併吞按芮伯萬立乃亦命之共征伐耶）

梁今陝西韓城縣南有古少梁荀在今山西絳州賈今山西臨汾縣有賈鄉

哀侯既弒王立侯緡又集五國之師討之蓋其時故晉之忠臣義士呼號奔告而其遺民不忘故主不肯從叛逆之沃是以王命一呼而集五國之師也侯緡支持二十四年皆遺臣之力王師諸侯之功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權衡杜云諸侯之適子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此攝周禮文諸侯朝于天子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而往其見天子位繼子男之後急述職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獻酒始施父魯大夫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曹小國強大見陵國君寢疾大子不得親侍湯藥而奉命朝聘諸邦至于聞樂而歎其情苦也施父知其有憂而不知其心之悲非知己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爲太子者果得

祝倉飲否。

經 己卯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子莊公射姑立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左經衛侯與公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按今山東東阿縣西有桃丘。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 十年春曹桓公卒左經終施之言

虢仲左經王卿士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虢屬大夫疏云是屬王之大夫若虢大夫虢仲自得加非罪容辯之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按國名姬姓今山西解州東有古虞城

虢公屢奉王命。帥諸侯伐沃。固明于君臣之大義者。何至譖其大夫于王。傳云詹父有辭。豈飾非文過。足以盡王之

公子有罪不係
非與大夫及
我以時召諸
先之辭

聰耶又豈沃忌虢公假手于詹父以逐之耶以屬大夫而
遠與王師王不網矣王自棄其輔而師不再出沃益强而
翼危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杜解四年爲秦所執者按去年借虢仲伐曲沃者乃國人所立之芮伯也
此時或卒或奔皆不可考

初虞叔杜解虞公之弟有玉虞公求旃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
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買也音古害也乃獻之
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遂伐虞公故
虞公出奔共池按今山西平陸縣西有共池
詹父逐虢公虞叔逐虞公虢猶借王師虞獨出己力兩段
並叙有關世道之憂

附云齊人使魯欲次以魯秉周禮於班之使諸侯大夫解辭於已也馮云王爵班周班貶台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桓題六年在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 先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軌獄兄纂立十年天下諸侯從未有伐之者而齊鄭且與爲纂一旦鳴鐘鼓以聲爵軌之罪則軌將何說之辭乃齊以謀紀之故牽鄭衛而來而桓王右紀季姜初歸不便顯斥紀事故但聲言爲鄭修舊怨傳詳叙之蓋其所以爲名也然而我有辭矣遵周之制安得以爲罪哉惜其不爲討賊之師而爲挾私之舉也聖人如大書伐我及郎則疑于

討賊故以來戰爲文傳以我有辭三字釋經義約而精矣

經 庚辰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杜解地闕孫注此節上交戰郎諸侯一事再見稱人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世子昭公忽立 秋七月葬鄭莊公 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按此書執之始 突歸于鄭 突厲公也 鄭忽出奔衛 忽昭公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呂氏大圭曰內大夫師帥自無駭始會諸侯自柔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 地闕按今山東寧陽縣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魯地今山東汶上縣西有闞亭

傳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按經無宋傳衍宋字杜以爲經闕非也 三國戰魯何以又盟蓋齊鄭一黨無待于盟此盟以固衛也衛宜從王伐鄭而敗將子憤之而於魯復有桃丘之期於是二國盟衛以固其交將王不能再使魯亦不能再合

此全神注到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患四邑之助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盍而猶欲戰師之欲問卜知胸中竟無把[illegible]全賴他人偶用三屈寫出屈瑕固入成卑依備正寫伐羅[illegible]者有州一語反照也王或[illegible]曰左叙戰每詳方畧而實處不過一兩言者神十倍省力於實所以不

而惟齊鄭用矣

楚屈瑕將盟貳軫（按貳國今湖廣應山縣境軫一國城縣西）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國今安陸縣有古鄖城蒲騷鄖邑應城縣北絞國鄖陽府西北州國監利縣有州陵城蓼國河南唐縣南○鄖音云騷音蕭絞古卯反蓼音了）莫敖（楚官名即屈瑕）患之關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度也）四邑之至也（杜解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郊郢楚地拔在湖廣安陸府治）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益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

自桓六年侵隨至十三年伐羅無歲不詳敘楚事蓋探之楚書補經未備以著其併吞之漸不聞滅國者蠶食之始未可以遽姑與之盟而徐滅之也至莊僖之世則竟滅之矣桓文之師豈得已乎傳寫戰凡兩國對陣則善用伏蓋士統一將將主一軍非伏卒不足以摧其堅凡諸國合兵則利攻瑕蓋士各有將將各有軍非攻瑕不足以離其志如鄭之禦戎楚之伐絞皆用伏也鄭人于繻葛楚人于鄖皆攻瑕也然鄭人攻瑕分整亂亂者潰整亦離此楚人攻瑕辨主客客者潰主自敗主意同而用兵不相襲大旨同而結陣各出奇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桓經在六年）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

□□事已見
前此特取叙
祭仲請爲丁
後立恐不也
史傳爲兒之
法
中段叙仲立
昭下段叙仲
立突而首段
祁以祭仲部
趙盂深爲邱
情也
張物祭口使
前子出難數
十年未已者
卽出于鄭莊
所立之禍也

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之母
皆有
能非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封人守封疆者
因以所守爲氏祭鄭地今直隸長垣縣東北有祭城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鄧姓曼音
萬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以女妻人曰女於鄭莊公曰雍姞
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也。雍其者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凡術法傳執見皆稱
人稱君者變文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
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劉傳仲宜效死勿聽而謂許焉還至其國
執突役之可也執其君以立不正責執之亂臣也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
立。曰挾鄭莊大逆無道身死國亂者二十五年
宋公執仲立突。亦且執突。爲求賂也。世道一至此哉。折之
會宋主之盟。既逐鄭昭而昭昏于陳。恐陳爲之援也。魯與

昭儺蔡爲陳黨故與陳侯共事而曾與蔡俱以大夫應命爲定鄭爲取賂地也公懼于郎之戰欲親鄭矣故會宋于夫鍾欲宋成之也閏二月鄭賂無多宋鄭成隙故宋又會公于闞欲魯請之也　昭公書名左無明文諸儒說皆未允顧亭林曰公羊云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是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傳曰公侯皆稱子可知公侯爲一等以其等本貴于伯子男也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惡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汪曰此依經紀敘法五事前平宋後伐宋皆以公為

經 辛巳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齊地按今曲阜縣東北○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燕人南燕大夫穀邱宋地按山東曹州北○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按此左史互異今據索隱孔疏正之厲公名躍桓公之子太子免之長弟也桓公卒弟佗殺免自立蔡人誅佗立躍躍之子完即敬仲也不得立躍卒弟林代立是為莊公○公會宋公于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按直隸東明縣西南○丙戌衛侯晉卒重言丙戌羨文宣公卒子惠公朔立○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傳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莒杞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即穀邱也宋以立為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按傳不言燕人經文已明○句古侯反瀆音豆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

紀究結用兩兩與責宋公而責魯自在言外

屈瑕爲主帥主不在瑕而

而卒辭不與鄭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補注）一事再見用衆則宋無稱師不書公蒙上文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鄭之職魯與忽讎而忽既出奔魯又與突比因欲平宋鄭之隙恐不能平故與燕人共平之宋平未可知故又爲兩會盡宋有功于突而取賂不已平之者今宋哀多使鄭益寡而宋必取盈鄭難再索于是鄭聲宋罪魯助鄭討廉耻盡矣傳之所爲亂也亂之初生宋爲之也助突之爲亂之又生亦宋爲之也取突之賂盡三國皆逆惡其心甚鄙傳云宋無信也而突之以亂伐亂執之以亂助亂皆卒然矣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補注）鄖十一年敗鄖蒲騷者絞小而輕輕

又有所請者務於國職也上篇以攜闕應承處故此番發謀必請于艱而後行從之者諸師俱以氣然也此亦與下段諫者有捎一諮反照段謀只說徑一半故敘其補出用覆與上篇筆法又變分陳亦與下亂次反映周云餘波即是役爲起筆

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綏遂行軍之法別有徒役以供采薪之役必使正軍扞衛以往今不使師衛採薪者以誘絞人之出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拔楚軍南門而北門近山絞人率衆驅樵者楚伏兵山下擊之策其必走北門先移軍守之斷其歸路故大敗。覆扶又反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恥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水名羅人欲伐之。使伯嘉羅大夫諜之。三巡數之。諜伺也巡徧也羅熊姓國按湖廣宜城縣西有羅川城。數色主反

輕則寡謀。是屈瑕伐羅敗關而却于瑕自說出朱閼閱現

出一伯嘉。已寓蒞谷之絞

【經】壬午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杜解大崩日敗績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宜

以小羅爲主屈瑕前敗師全伐隨旅絞伐絞下於楚師羅此全師伐羅必不計人秩沐隸以見非國人成事也鄧曼小羅二字已灼見其隱不設備非請至羅猶無備蓋方及羅境未及

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三月葬衛宣公〔劉〕傳曰魯與衛戰乃會其葬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慝不忘親。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杜〕跽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楚武王夫人曰。大夫其非眾之謂。言伯比意不在益眾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林〕懲刑非獨刑罰以嚴明之政威莫敖使之恐懼修省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忕也習也蒲騷在十一年。忕音示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仕於楚者接賴

[illegible]而敵軍於之[illegible]攻出其不意方[illegible]伯嘉三巡預定勝算而[illegible][illegible]早在伊[illegible]數中

國，今河南息縣東北。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名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按湖廣南漳縣東大敗之。莫敖縊自經于荒谷羣師囚于冶父荒谷冶父皆楚地按荊州龍荒谷，水名，冶父今荊州府東有冶父城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呂東萊曰盜亦有道內有鄧曼之賢外有鬭廉伯比之智。所以如此強盛

蒲騷不過偏師伐絞亦非大衆伐羅則傾國而來莫在滅此朝食而全軍俱覆一役其主將縊衆帥囚不敢出關者八年皆伯嘉之力也傳特著之以爲召陵城濮之先聲有鄧曼扼定伯比明知楚師盡行而請濟師則非衆之謂矣數謂字俱是伯比意中語而曼代之言總歸到天命之

十

不易有此婦人。與參帷幄所謂天方授楚也楚子自罪可方秦穆之降服出郊。

宋多責賂於鄭。（程立突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衞燕戰。不言所戰後也。（公後地期不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

趙東山曰紀先鄭序爵也齊爲先宋以強大而易周班也。會何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戰于宋也。公屢平宋鄭而宋辭平遂合宋而會鄭伐宋戰焉勝敗相當而主客之憤未已於是鄭連魯紀宋連齊衞及燕相與刻期一戰以決焉。不言地蒙上文也。

敘宋多責賂鄭不堪命抉出所以再戰之故已巳即所定之戰期也。去伐宋甫一月此尤不義之甚者責楚堅曰公

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皆非也。觀明年、令、經、書、宋、人、以、四、國、伐、鄭。傳云報伐宋可知兩戰俱在宋地。則左、氏、之、事、深、可、據、焉。又傳謂公後地期此得于舊史者。然與經異未敢據也。自此而齊益讎紀矣。朔背殯從戎。而國人益不嫌矣。魯懼而會襄于艾。彭生之禍兆矣。

鄭人來請修好。

經 癸未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和通修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無冰 書時失按子丑月無冰所以爲異若用夏正何異之有 。夏五 不書月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公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 乙亥嘗 先時亦過也經書災與嘗自二事災以著天變嘗以著不時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子襄公諸兒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師凡

改語中兼楚
折屋殺傷
孫之條

能左右之日以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杜解熟曰饔生曰餼

夏鄭子人卽弟語後爲子人氏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孔疏始殺而嘗入月建未未是始殺故爲先時鄭氏樵曰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粢盛已出廩壬申致齋之初乙亥嘗非災餘也按書不害言雖不害亦書謹災也而嘗之不時不待言矣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杜解在十二年焚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伐東郊鄭郊取牛首鄭邑按今河南陳留縣西南有牛首城以大宮鄭祖廟之椽歸爲盧門宋城門之椽。孔疏椽榱也圓日椽方日桷杜云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按豈取牛首焚失之故不告耶○直專反

自十二年穀邱之盟公會宋二盟鄭一及鄭戰宋二會鄭

一此則宋人以諸侯伐鄭而傳皆未明言其故惟已戰。四國傳特著宋人責賂于鄭一語乃知宋鄭之怨曾欲平之宋不肯平而兩伐之皆爲此也一語而前後事皆貫。

經 甲申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 冠翌桓王也。太子他立是爲莊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 公會齊侯于艾 齊地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疏云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請侯世子稱名則附庸之世子稱人按牟國今山東濟南府東有牟城葛國嬴姓河南寧陵縣有葛城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未得國直書入櫟鄭別都也按河南禹州。櫟音歷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先行會禮而後伐也袲宋地按江南宿州。袲目氏反

祭仲權奸非其婿不能殺而突竊位猶之不知其人而漢使之且……其父預……之攻雍糾……此務

傳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補註）天子不

車服上之所以賜下（陳傳）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

左氏之舊（補注）周官雖左氏亦未嘗見考傳可知

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陳介眉曰五服五路自封同姓以下用之皆有等差。諸侯有德有功則車服以庸。車服器用天子所不可一日無者。諸侯職貢莫至。無王不臣之罪昭然。諸儒專咎天王責家父。非也。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周氏鄭大夫汪池也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懸其）

則婚何以知之傳敘事著將享于郊何雍之[illegible]在此而糾于神色閒爲姬所窺告祭仲只看惑之三字已致以告者將糾之破綻徵露露告之也仲豈不料得於殺己乎突謂其謀及婦人其實非也傳以兩形語作案題厲公亦在酩夢中奇絕于是服百篇不勤聲色之辨

見殺故載其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

尸共出國 曰抄忽突爭立不書名何以別爾正曰世子當立

亥昭公入 之辭也通論忽奔突告之也其歸忽自告之故稱

世子

鄭突多忌。祭仲立突。非其本心。突負宋賂。宋以三國伐鄭。已失所援突。昭公在位。祭仲倘思復辟。突安能禦之。此突欲殺仲而不僅以其專也。然突以弟篡兄。使糾以壻殺舅。姬以婦叛夫。致仲以臣逐主。而突奔昭立。突傳俱罪突。且爲忽幸。而祭仲雍糾不足言。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管見胡傳責其不告天子方伯使當時有天王方伯可恃則鄭莊何能滅許胡傳非也自此復延太岳之祀者二百餘年皆此一入啓之

許叔由東偏入許都。復奉社稷也。鄦生在日。不特子忽子

突入人出色鄭祭仲渠彌原繁祝聃輩亦事事稱能瘠生
死而彼弃此竄爾許我虞國無人矣此所以自料不能久
有許也許叔既入齊鄭會魯以定其位豈非太嶽之亂又
將復起乎鄭氏曰許叔稱入難辭也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鄭大夫守櫟而遂居櫟穀梁傳以是求復雖曰盜可也

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注魯宋衛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乃火就燥水就濕拔陳莊公林代完而立故亦同志補注實不成納

宋莊與鄭突何又將納突曰以賂故也宋莊喜怒監賂轉
移傳于十三年戰四國傳已提清其旨甚爽不與會以黨
于郳故

經 乙酉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解蔡嘗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與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師知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稱便土功自戒事至畢功非一月之事故城樂皆時而不月茲書時者言雖時亦書也○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嘗見八道已絕其失國宜哉

傳莊王元年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杜解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日抄伊川謂以見勤勞于鄭突

王彥光曰突之未出也宋有所責故嘗伐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宋不和鄭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賫又與宋伐鄭皆反覆小人也

突居櫟始合四國之師繼合五國之衆魯桓皆與焉獨怪

今[illegible]世曰急[illegible][illegible]仍謂明公[illegible]也急愛史[illegible][illegible]兄材[illegible]于死之到罪朔之不[illegible]也

絞敘朔一生據朔卯二公子所具判以古王者傳寫一面而兩面精到

昭公居衛四年。依身於朔。及其復國。朔反兩會伐鄭。從前奔衛之計。不亦左乎。兩欲納突。不克。祭仲有以拒之也。齊黨于昭。故仍不與。

冬。城向。書時也。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杜解莊公妾宣公庶母上淫曰烝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疏云二公子蓋宣公之兄弟夷姜縊。失寵而自經宣姜宣公所娶急子之妻與公子朔構急子。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按今山東莘縣北為莘亭故城壽子告之。使行。去也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惡安也有無父之國則可也。惡音烏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

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羣公子黔其旅反惠公奔齊。

此爲朔奔傳二公子之逐朔。其迹似逆。傳首敘宣公屬以急壽。便見二公子奉先君之命。而國非朔之國也。中列朔計殺二兄。使千載下猶憫急壽之冤。于是立黔牟逐朔。請于天子。復讎討賊之義。非出于衛國臣民之公憤哉。爲得二公子公忠爲國。大義凛然。方見王人之救。非無名之舉。而五國之助惡。眞不待教而誅者也。容齋隨筆宣以魯隱四年立魯桓十二年卒凡十九年姑以即位之始即行烝亂而急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之譜兄又能代爲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此決無之事也愚謂據史記宣爲桓弟乃莊公之庶子夷姜莊公之茲也烝夷生急當在桓公之世桓在位十六年及宣即位有新臺之事十九年間復舉二子急使齊之日知壽朔之

已長也或曰桓公之世宜爲介弟安敢奄其父妾公烝生子謝山全氏亦謂宮攻不應至此按史記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孔疏云晉去衞居邢晉何以去衞蓋以烏獻之行爲桓所黜故挈姜奔邢耳衞人立晉經不書公子其以此乎若史記以夷姜爲宣公夫人毛西河主之南周豐氏又疑急壽爲同母皆非也豈乎壽冀免其兄以身代之急亦見殺不不及料也壽不黨母弟安知始之不諫其父又安知朔不忠急併及壽春秋與急後先嫁美者有晉共世子而與蔣合轍無人安得藝議耶

經

丙戌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杜解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魯地翠軌反。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按今山東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此齊魯交兵之始○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哀侯獻舞立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蔡侯弟也癸巳葬蔡桓侯稱侯蓋謬誤三月而葬速集傳謂文誤也○及宋人衞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曰食必

孫執升曰鎮紛至而受敵又乘居之將帥大功不立其備坐此公數言可當究誠賂公以前凡侵伐我者皆書四鄙有備不深入也

以書朔日爲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杜解齊欲滅紀衛逐其君

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蔑盟在隱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杜解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疏云疆場謂界畔也。至此易主故曰場。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魯欲平紀于齊、故爲黃之盟。齊褒盟而背之、因以怨紀、者怨魯、故有奚之戰。夫桓欲存紀、亦一節之善也。謀衛則纂、纂而已。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杜解嘉之故以字告。何休云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人

年卒無怨心

劉公是曰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蔡季是也胡康侯張元德葉石林陳子徵及朱可亭並云蔡人望之陳人奉之而讓而不有且謂賢與季友等乃杜氏以獻舞蔡季爲一人先儒謂獻舞執于楚不能狥節疑非蔡季或又謂季雖賢不能保其見危授命也愚謂獻舞譽息嬀獎楚滅息而虜其妻因以禍蔡固大不類者豈獨不能死義哉何氏謂封人不欲立弟而愛獻舞則獻舞爲封人之子顯然昭公之篇云劉子摯無子單子立其庶子蚠則古人所云無子無適子也又無賢子亦云無子叔向云肸又無子知封人非眞無子矣且傳不言立季其曰嘉之也

知所惡而不
能去以致其

與季友同友、亦未嘗為君也。蓋蔡人以季之賢來告于魯。故魯史書之。非如曹負芻篡立不以子臧之入告也。莊十年獻舞為楚執。豈季已卒歟。

伐邾宋志也。程氏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盟壞隱七年忘蔑之盟為宋伐邾是年春盟秋伐之自後凡伯主齊盟之外不復受盟于魯者百六十五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趙氏曰此非也或史官失之或年深簡誤何關日官日御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程氏曰日官日御典歷數者 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 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昭公弟按魯人雖忽故弒不書也 君子謂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魯大夫 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爲惡也

說者以昭公之弒。仲與高渠彌共爲之。不知突之立。迫于宋人。使仲與昭有隙。當厲奔之日。子亹子儀皆君也。而必昭。仲不忘昭。且有功于昭。昭又未嘗有疵纇之譏。仲何爲而弒之。據史渠彌與公獵。射殺昭公于野。變起倉猝。仲不及防。君既弒。仲卽與之立君。仲之罪也。而以爲弒則謬也。故傳但歸獄渠彌。按魯怨忽黨突以突爲鄭君故忽亹儀之弒皆不書而突自以爲鄭君又不肯以三君之弒告而已之入國視爲固然亦不以告也

經

丁亥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按水名今山東歷城縣西北○音祿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按解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

此以申繻語起以燕享來以魯告齊起以殺彭生束以兩易字其皆以易瀆必敗作主而下兩敗皆爲結言左謂也而禮字相應云某君已蔵過文案易[illegible]

至齊故日遂之一字包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言戕諱之也晉見曰于齊齊襄與夫人及彭生皆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哫氏曰夫人隨喪而歸晉見見魯人不可須臾忘齊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九月乃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往盟始議行事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謫譴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齊侯爲公設享燕之禮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

方戰于奚忽會于濼天奪之魄也生平遇篡弑之人必蹋

生已知鄭齊侯此便是定斷之根

躍以定其位乃身死賊手孰過而問之言惡于諸侯微寓魯制之意否則彭生之殺亦不可得也然亦即所謂討為氏有死者曾何以知殺彭生齊告也而不書雖不在彭生也管見云魯人其忘讎矣鄰國之君弒孔子請討況本國之君乎若以強弱論豈哀公之魯能強於齊乎 或曰文姜以桓三年歸十四年而齊僖卒則姜已歸寧十度矣經以常事不書耳仁山金氏亦云雄狐之事文姜在室已然抑知皆非也按桓三年書姜氏至自齊是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文姜也自是惟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乞師魯遣大夫戍齊此後齊魯絕少聘問蓋齊方謀紀而魯睦于紀與紀會于成又為逆王后於紀紀侯頻來朝皆中所忌

評字起得聳勢

補出另敘明以神其古法

至十年而有郎之師，十三年與戰四國，而四國敗績，則齊魯之絕好久矣。男女之際，春秋必謹，豈文姜歸寧而不書？如或之說，則子同之生可疑。未聞夫人歸魯已三年，而子同之生猶有傳爲齊侯之子者。萬氏斯大以莊元年王姬歸齊論之，恐齊襄爲姜之弟，然王姬之歸乃襄續娶耳，非必女嫁一終而女之兄尚未取婦也，則詩序、史記以諸兒爲兄是也。蓋鳥獸之行當自滐始，而金氏疑其在室已然，則文姜爲偏愛女，父子異宮，豈容諸兒之無忌哉。

秋，齊侯師于首止（杜解：陳師首止，討鄭弒君也。首止，衛地。按今河南睢州東南有首鄉。）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討已。）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轘音患。）祭仲逆鄭子（昭公弟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

批云此段倒溯編參看彼順叙致亂之因而此倒叙也

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齊襄雄狐之行不齒人類獨首止之師殺子亹雖過而輟高渠彌實爲豪桀魯人黨突故忽亹儀之事史皆無文不然夫子定大書曰齊人殺高渠彌

周公欲弒莊王（莊王桓王太子）而立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子難也）

讀前段周公欲弒立而辛伯制于未發或殺或奔大禍消爲無有此焦頭爛額之功也讀後段知桓王謀不善早以立克者授意周公辛伯以竝后匹嫡諫之此曲突徙薪

之謀也。王室內亂凡四。桓王子克。惠王子頹。襄王子帶。景王子朝。傳紀辛伯數齊前後之亂俱不出此。魏水叔云。告王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中有許多作用在。不然。弑王之謀必密。辛伯何由知之。黑肩世卿。大有權力。豈易殺哉。觀辛伯初諫。則知胸中時時慮此一事。著著辦此一舉矣。古人定大難。往往有費盡心力而史未詳其本末者。